

<<古村妖物志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古村妖物志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12063757

10位ISBN编号：7212063754

出版时间：2013-6

出版时间：安徽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殷德杰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古村妖物志&gt;&gt;

## 前言

楔子：关于怪屯怪屯本不叫怪屯，叫拐屯。

全屯皆李姓。

翻开水北县明嘉靖县志89页《灵异》条，有记载：成化三年八月，县北四十里李拐屯有人化狼，青毛，狼吻，獠牙如剑，食邻人鸡。

家人用铁链拴之，嚎三日，脱链而去，入山北密林中，从此不见。

也就是说，怪屯再早也不叫拐屯，而是叫李拐屯。

1987年进行地名普查，地名办的同志对李拐屯的村名来历进行走访。

其中一位自称126岁的老头李二槐说，俺始祖是李闯王的一个义子，跟吴三桂打仗时，让大刀砍掉了一条腿。

闯王兵败南逃，逃到水北县，始祖不愿再拖累闯王，遂留下来落户为民。

因为他是个拐子，又姓李，所以乡民就叫他住的地方为李拐屯。

老头的说法明显不确，因为李闯王是明末起义军，而县志上分明记着明嘉靖年间李拐屯就已存在。

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村名的起源：李拐屯的第一位村民是个姓李的拐子，因名。

到了1998年，为了宣传水北县，提高水北县的知名度，水北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宣传科长在一家权威的全国知名报刊上，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：“山灵水秀，卧虎藏龙——水北县铁李拐故居考。”

他把李拐屯杜撰成了神仙铁李拐的故居地，并言之凿凿地说，某年某月某日，李拐屯发掘一处古墓葬，墓中出土一铁棒，经专家考证，很可能是铁李拐所持铁杖；李拐屯北500米处有升龙崖，即传说中铁李拐抛杖成龙处……云云。

很让水北县人民自豪了一阵子。

拐屯是李拐屯的简化，那么，拐屯怎么又变成了怪屯了呢？

现在人们书写时，没人写“拐屯”，都写成“怪屯”。

这一方面是因为“拐”、“怪”同音，更主要的，是因为怪屯怪人怪事太多，就比如县志上记载的人化狼。

明成化年间的人化狼之后，又发生了多少怪异之事，历史上无记载，老人们也没有口头流传下来，我们无法知道；就当代，就这百年之间，我们亲历的，或听亲历者口述的，记之就不下数十万言。

有些事，简直匪夷所思，听了叫人目瞪口呆。

拐屯、拐屯……怪屯、怪屯……人们很自然地，就把拐屯写成了怪屯。

怪屯人也乐意把“拐”字写成“怪”字，因为“拐”字很不雅，一看见这个字，就让他们想到了自己的祖先一拐一拐、在人前丢人现眼的样子。

不管是闯王的义子也好，是神仙铁李拐也好，总之是一个肢体残缺的人，让子孙们很没面子。

而怪字——怪就怪呗！

怪者，奇也，中华儿女多奇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不是？

但是，由于怪屯鬼鬼气气的事太多，而“怪”字又与“鬼”字音近、意近，所以有些人不喊“怪屯”，而喊“鬼屯”。

怪屯人很愤怒，有几次跟人打得头破血流。

如今，怪屯的怪人怪事——或者说奇人奇事，成了整个水北县人茶余饭后的的重要谈资，成了整个水北县人业余消遣的重要节目，也成了水北县干部们外事活动中酒桌助兴、展示阅历、加深印象、增进友谊、表现亲近、邀取好感的必不可少的一道大菜。

现在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有个水北县，但却知道有个怪屯（或者鬼屯），就像不知道中国有个昔阳县，但却知道有个大寨一样。

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听我说了一些怪屯的怪人怪事，叹惋之余，三击股道，好，好东西！

你应该把它写下来，写一本书。

我说，这些东西，没有什么社会意义，也没有什么文学价值，只能聊助谈兴，博人一叹一笑而已。

二月兄望着我，眼睛瞪得很大，期望太切，目光就变成了严厉，让人不敢仰视。

但他的声音却是柔软的。

<<古村妖物志>>

他说，美国一位文论家寒哲说，艺术使人们快乐，艺术使人们兴奋；但他不必有教育作用，也不必有道德、宗教、政治和哲学的意义；一个作曲家不用他的音乐教育人，伟大的文学家也不用他的文学教育人。

什么社会意义？

什么文学价值？

既然能助谈兴，既然能博人笑，惹人叹，那就是艺术，就是艺术的价值。

我胆怯地嗫嚅道，要不，我写几篇试试？

二月兄又拍股道，你这心态！

什么试试？

写就是写，写成诺贝尔！

试什么试？

像拳击一样，怵怵嗒嗒的，一家伙就把你K.O.了！

激得我呼一下冒了一头脚汗，说，那就试试吧。

二月兄扑哧一声笑了，说：“你这脾气呀！”

”把碟里的口香糖剥一块塞嘴里，嚼着继续说：“就跟这口香糖一样，软不唧唧的。

”嚼了几下，又说：“不过，口香糖也挺腻牙的，有一次竟把我的一颗牙给粘掉了。行，那你就试试吧。

”我就试了。

## <<古村妖物志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古村妖物志》内容简介：妖物志，顾名思义是关于“妖怪”的传说，其实更多是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怪异事物和现象，无关传统意义上的鬼怪。

《古村妖物志》是个短篇合集，共21篇短文，故事各自成篇又相互关联，都是发生在一个叫怪屯的地方，不单囿于鬼怪传说，还涉及到当地的风土传奇。

有《鬼吹灯》的叙事风格，文笔流畅，情节丰富。

<<古村妖物志>>

作者简介

<<古村妖物志>>

书籍目录

001 楔子：关于怪屯004 月牙桥013 黄姑娘024 苍狼032 疯美人儿042 花鱼儿049 树怪人妖075 鬼捣蒜083 黑白二士089 义犬祠102 阴兵112 喜娃盗宝118 旱鹰129 洞天杀人记142 疯人冢157 黑子166 鬼店义商174 地仙184 鬼市196 鹤妞214 侠骡224 仙人脚234 后记

## &lt;&lt;古村妖物志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怪屯东边那条河，就发源在村子东北边的升龙崖下。

这里有一个梭型罅隙，从罅隙里泄出一股清冷的泉水，曲曲弯弯地从怪屯东边流过，顺着大东峦一直流到水北县城，像玉带一样环城半匝，向南流过一片平原，注入汉水，汇进长江，融入东海。

怪屯人管那条泉眼叫“哇唔眼儿”，管那条河叫“哇唔河”。

“哇唔眼儿”是怪屯人对女人阴道的独特叫法，有文化的人觉得很雅，所以县城的人，还有志书上、官方文字上，都叫这条河为“花溪”。

这名字很美，很雅，同时又很有深意，显出文人酸溜溜的狡黠和诗意的猥亵，会其意者，仍会忍俊不禁。

月牙桥就在哇唔河上，在怪屯的东南方一里处。

东峦上是一条通县城的大道，人们从东峦上下来，过月牙桥，走怪屯，给哎哦庙（见《哎哦庙》）插柱香，爬升龙崖，惊异地望一眼地根，然后上卧虎山。

卧虎山上有炼真宫，敬的是邈邈张（即张三丰），香火很盛。

桥不知建于何代。

拱型，青石条砌成。

桥上有石栏杆，栏杆上刻的都是仙、道、童子，还有鹤、松、曼陀罗花。

桥下是一潭清水。

站在一定的角度上看，可以看到弧形的桥洞在水潭的另一边印一个明晃晃的月牙。

这就是月牙桥的来历。

但活了126岁的老人李二槐却不这样说，他说为啥叫月牙桥哇？

是因为桥顶上镶了一块石头，石头上刻有一个月亮，月亮照到水里，一晃一晃的；特别是漆黑的夜里，竟也能在水里看到那个月亮，像一盏红灯笼挂在水底。

这就有点神了。

可惜已无法验证，因为此桥已不存在了。

1922年夏，直奉战争爆发后，吴佩孚和张作霖的部队在这里打过一仗，一颗炮弹落在桥上，桥被炸塌，在桥上行走的一个外乡女子和在桥下洗澡的两个怪屯男人被炸死。

从此，大东峦通往炼真宫的路也就改了道，原来的一条古路便长出了特别茂盛的蒿草。

但这条路上并不是没有人行走了。

怪屯在桥那边有几十亩坡地，有蚕丛茅子，必须得从这里过河。

所以，一年以后，怪屯人又用垮塌的青石板担在河上，修了一座简易的桥，3孔，两块石板并着，能走独轮车。

桥面离水很低，坐在桥沿上，脚往下一耷拉就伸到水里了。

虽然简易，但仍叫月牙桥。

这样，关于月牙桥，便有了新的传说。

说是有一天中午，从大东峦上下来一个卖菜的。

他顺着荒芜的小路往岗下走，小路两边旺盛的蒿草直挂拉他的货篮子。

等走到桥上时，他放在篮里的秤锤就“咣当”一声掉进了桥下的水里。

他想完了，潭里的水黑森森的，不知有多深呢。

但没有秤锤，这生意还咋做呢？

他就放下担子，准备下河去摸秤锤。

可是他扭头一看，那铁砣子竟没有沉下去，而是在水面上一漾一漾地漂着。

菜贩子出了一身冷汗，知道是秤锤下面有个鬼在托着，引逗他下水来捞。

这菜贩子又机警又镇静，说：“呀！

沉不下去我就放心了，干脆把担子放到河对面，脱了衣裳下去捞吧！

”他又担起担子向河对面走去。

可是两脚刚一踏上对岸，就“妈呀！

## &lt;&lt;古村妖物志&gt;&gt;

”叫了一声，撩开腿向怪屯村上跑去。  
说是怪屯有个男人，一天微雨，挑担柴进城去卖。  
走到桥上，看见一个女人打了把红油伞，坐在桥边“呜呜”地哭。  
男人以为这女人在家生气了，要来这里寻无常，就放下柴担来劝她。  
他喊了声大嫂，别哭了，回家吧。  
就用手拨开伞，想伸手去拉她。  
可是伞一拨开，他看见那女人披头散发，一脸血道子。  
男人“哇！”  
”一声就跑，跑到家屙了一裤子，就死了……从此，就没人敢从月牙桥上走了。  
桥那边有地的人，不走不中，上地时就结伴而行，而且迟上工，早收工，避开早、中、晚3个时辰。  
这样，大东峦上的地侍弄得不及时，就荒芜了，种一葫芦打两瓢。  
偏偏有一家往屋推红薯，独轮车推到桥中间，连人带车翻到了水里，淹死了。  
桥东边总共5家人有地，两年以后，那4家纷纷把地贱卖给了一家。  
这家户主叫李子棠，是李干奎的父亲，李长树的爷爷。  
李子棠捡了个大便宜，几乎等于一下子白捡了58亩地。  
30年后，他家凭着这58亩坡地，被荣幸地划成了地主，儿子也死了，孙子也死了（见《鬼捣蒜》）。  
此是后话。  
现在还说李子棠。  
他为什么要买这58亩地？  
因为他胆子大。  
别人不敢从桥上走，他敢；而且敢中午走，敢夜里走。  
所以，他不仅不卖地，反而把那4家的地都买了下来。  
从此，他每天都要起早贪黑，从桥上走十趟八趟，而且都是独往独来。  
有时热了，脏了，还会圪蹴到桥上，撩着潭水洗一洗。  
“碰到啥动静没有？”  
”许多人担心地问他。  
他总是摇摇头，笑笑。  
这里的“动静”，怪屯人念“动应儿”，专指鬼神显应之事。  
其实，李子棠碰到过“动应儿”的。  
那天锄花生，锄到老晌午。  
收工走到月牙桥上，他把草帽、锄、搭在锄把上的小布衫往桥上一扔，坐到桥沿上，把双脚垂到了水里。  
他想洗洗脚，把鞋壳篓里的土抠抠磕磕。  
那时的农民，整天跟土打交道，鞋壳篓里的土经常半指厚，隔几天都要磕磕，用手抠抠。  
李子棠正在抠鞋壳篓里的土，就觉着有一只很柔软的手在抚摸他垂在水里的脚。  
他以为是条鱼在啃他脚上的老茧子。  
低头看了看，却什么也没有。  
没有吧，却又分明是一只手在他的脚上抚弄着，一会儿揉他的脚背，一会儿搓他的脚趾旮旯子。  
他将脚踢了踢，但是踢不掉，被那手轻轻地拍了一掌。  
他忽然心里动了一下，知道“那话儿”终于让自己碰上了。  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  
你是给我洗脚的不是？  
洗净点儿，花生结了我给你拿花生吃！  
”李子棠笑道，心里并不紧张。  
那手就挠他的脚掌心，挠得他忍不住“呵呵”直笑，一边挣扎着，两只脚踢腾得水花乱翻。  
可是那手不饶他，拽着他的脚掌还挠。  
“哎哟！”



## &lt;&lt;古村妖物志&gt;&gt;

哎哟！

呵，呵呵呵呵……”他痒痒得又难受又舒服。

正闹着，妻子站在村头李二槐家的大槐树下喊他“当家儿哩地！

回来吃饭吧！

当家儿哩地！

回来吃饭吧！

”李子棠说：“好了好了！

别闹了别闹了！

老婆喊吃饭哩，明天再跟你玩！

”那只手真个就把他的脚放了。

李子棠把脚提出水面，看见他脚上结的半钱厚的黑灰，被搓得干干净净。

那只手真的是给他洗脚的。

他穿上鞋，戴上草帽，扛上锄，一边往家走，一边回味。

那只手很柔软，摸他脚的时候，很轻巧，很亲切，很爱怜。

他断定那是一双女人的手。

是桥上那个被炸死的外乡女人吗？

他心里就不禁飘飘然甜蜜起来，吼起了黑脸腔：“有寡王我打坐在金銮宝殿，拥三宫抱六院我铁打的江山……”第二天仍然扛着锄头锄花生。

锄把上挂一把瓦壶，里边泡的是五月端午用白腊叶、翻白叶、柳叶合在一起蒸馏成的茶叶；瓦壶的攀上挽一条带穗的花条土布手巾；脚上是一双新鞋。

这“寡王”好像比往日有了些讲究。

走到桥上的时候，他没有停下，只是把瓦壶盖子揭开，伸手从里边掏出一个熟鸡蛋，在锄把上磕磕，把皮剥了，朝水里一扔，说道：“哎！

接着，给你捎个包！

”就走过去了。

五六亩花生，就他一个人锄，可不敢消停。

这一锄，又一直锄到老晌午。

汗流浃背地走到桥上，就又放下锄、壶，摘下草帽，喊一声：“我来啦！

”就用手巾撩着水洗把脸，然后坐下，脱鞋，将两只脚伸到了水里。

李子棠刚一把脚挨着水，就被那只柔软的手急不可待地握住了。

抚摸他的脚掌，抚摸他的脚背，揉捏他的脚指，很亲昵、很贪婪的样子，好像柔情无限、欲火如焚似的。

李子棠舒贴的同时，就不禁情思放荡起来。

他低头望望水里，水很清澈，除了看见自己的两只脚以外，水中什么也没有。

他把脚踢腾了几下，水潭里便晕起一圈一圈的涟漪，把他的脚变幻成忽大忽小、忽短忽长、忽圆忽扁的不明物。

那双看不见的手看他调皮，就在他的脚面上打了两下，然后捉住，挠他的脚心。

李子棠又痒得扭动着身子，呵呵直笑。

正笑着，就听见水里也传出“嘻嘻”的笑声，非常轻，又非常清晰。

果然是一个女子的声音。

李子棠赶紧收住自己的笑去倾听，却又听不见了。

他赶紧弯腰朝水里看，水晕已经懒洋洋的了，把他的脚又变了回来，在水里轻轻地漾动。

李子棠说：“哎！

你出来让我看看！

”李子棠也经常听人说，白天见鬼的人，是活不成的。

但他不信。

什么活不成？

## &lt;&lt;古村妖物志&gt;&gt;

还不是吓死的？

鬼有啥好害怕的？

鬼是人死后变的，所以，鬼是阴间的人，人是阳间的鬼，一点儿也不必害怕。

“哎！

你出来让我看看！

”他喊道。

水下传来轻微的响声，好像白漂鱼打了一个浑儿。

接着就有一个嚤嚤的声音传来：“我身子让石头压住了，出不去，你来救我。

”李子棠说：“我下去把石头给你掀掉！

”说着就站起来，把布拉条子裤带解了，宽腰黑蓝布裤子“吐噜”一下就出溜到了脚脖子上。

那时代，农民是不穿裤头的，一个终日劳作，被野风和骄阳刻凿成的粗犷、坚拔、筋骨凛然的农民的裸体，就这样突然矗立在了月牙桥上。

“哎呀！

羞死人了！

羞死人了！

”桥底下传来女子慌慌怯怯的叫声。

李子棠“扑通”一声就跳了下去。

水有两人深，李子棠扎了两个猛子也没摸到那块石头。

女人的声音就说：“你快上去吧！

把你淹死了，人们又说是我把你缠死的。

”李子棠就上来了，对着水里说：“你等着！

我一定把你救上来！

”这李子棠有点二屌脾气。

第二天他竟撂下活计不做了，背上钯子、铁锹到月牙桥上游去闹当子。

他想把哇唔河（就是花溪）的水截断；水一断，桥下的水就浅了，再把潭里的水攉一攉，底下的石头就露出来了。

哇唔河这股水可不小。

李子棠闹了一天，把水闹断了。

可是聚了一夜，第二天又憋开了。

第二天又闹，第三天又憋开了。

李子棠就恼了，同时也改变了策略，先修坝，然后合拢，跟当年建三峡大坝的程序差不多。

他留着水道，先让水自由流淌，只修两边的当子。

他狠着心，一气儿修了10天，把当子修得又厚又高。

然后堵水道，技术专用词叫“大坝合龙”。

桥下水潭不大，但很深。

当子合龙后，李子棠就抓紧时间排水。

那时又没有抽水机，所以排水的方法就是用一个铜洗脸盆往外攉。

攉水的分解动作，是弯腰、直腰，弯腰、直腰，整个人象一根弹簧被一只手拨楞着似的。

李子棠攉了5天，那蜂腰不知一弯一直了多少万遍，如果真是根弹簧，早该折断了。

就在攉到第六天的时候，眼看潭底下的几块石条露出来了，可是却突然来了一场暴雨，上边的当子冲垮了，洪水奔腾而下，月牙桥的桥面上水深数尺。

当然是前功尽弃了！

可这次李子棠却不恼，也不急。

他望着奔腾的洪水，“嘿嘿”笑起来，连说，好，好，好。

第二天就重新修坝。

这次不像上次，修得失急八慌。

这次不紧不慢，很有点打持久战的意思。

## &lt;&lt;古村妖物志&gt;&gt;

实际上是下了更大的决心，要一拗到底。

光坳子修了半月，比上次多修了5天。

又开始擻水。

仍是不急不慌，擻擻歇歇。

擻了11天，水下坍塌的青石条都坦露出来了。

这样，从开始到现在，共用去时间46天。

东峦上的地是彻底荒芜了。

但值得李子棠庆幸的是，这一年是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，史称“十八年年眚”（音省，灾异），自从那场暴雨过后，一直到第二年5月，竟然一滴雨水未落，一片雪花未飘，所有秋庄稼颗粒无收。

所以，大东峦上的地锄与不锄是一样的，锄也是白锄。

到李子棠把月牙桥下的水擻干时，一种恐慌已经悄悄地爬上了人们的心头，不少人已经做出了外出逃荒的打算。

因为那时的农民主要是吃秋的，秋无收获，一冬一春吃什么呢？

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子棠把月牙桥下的水擻干了，露出了数年前炸弹崩塌的青石条。

当然，潭底下还有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的鱼，虾，老鳖，在青石条的缝隙里乱窜乱蹦。

这样，十八年年眚整个水北地区都颗粒无收，而李子棠却收获了两千多斤鱼虾。

这么多鱼虾他一个也没卖，他也意识到了即将来临的大饥荒。

他把这些鱼虾摊在干燥的风和暴烈的阳光里，晒干了，有一部分竟连骨带肉磨成了粉。

当年怪屯共饿死39人，28家外出讨饭，李子棠是3家未讨饭的人家之一。

李子棠把鱼虾打捞完之后，就开始寻找那个被石条压着的女人。

当然，那已经不是一个女人了，而是一架白骨。

直奉战争到现在已经7年了。

在水底深处，人身上的肉也可能不会化。

但水底那么多鱼，不化也让鱼鳖吃掉了。

只剩下一副骷髅是一定的。

李子棠不觉得害怕。

他只觉得她是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一个给他洗过脚的女人，她被水底的石头压住了，他要救她出来，给她盖处房子（坟墓），让她的灵魂快快乐乐。

好女人呐！

但他翻遍了青石条，却找不到她，找不到那架白骨，找不到那个女人。

李子棠有点急。

他站到月牙桥上望望，上边坳子里的水已经溢满了。

这花溪的水有个特点，天再旱，从没干过，只是愈加清冽而已。

再找不到，也许今天夜里，也许今天下午，坳子就要憋开了。

李子棠就又跳到桥下去翻。

翻完了，仍不见。

他就焦躁地叫道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你出来呀！

”忽然，脚底下有个轻轻的声音笑起来：“嘻嘻嘻……你个傻子呀！”

”李子棠赶紧低头去寻。

脚底下并没有什么，刚才有两块石条在擦着，他把上边的一块掀开了，他的脚现在在下边的一块上站着，浅浅的水覆着他的脚面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你在哪儿？”

”他叫道。

“傻子！”

你在人家身上站着呢！

## &lt;&lt;古村妖物志&gt;&gt;

”李子棠又低头仔细看，仍然不解。

在她身上站着？

他是站在石条上嘛！

他正惶惑着，就觉得脚底下一动，有一根手指头在他的脚心里轻轻地挠，并有“噉噉”的笑声随着水泡冒出来。

李子棠就弯下腰，伸手去往石板上摸。

“哎哟，你坏，你摸人家……”李子棠赶快住了手，并从石条上跳了下来。

就在他跳下来的时候，水波一漾，他看见石条上真的有一个女人，衣袖一动。

他慌忙弓身发力，“嘿！

”地一声，就把那块石条掀了起来。

石条上刻着一轮月亮，月亮下边刻一个飘带凌风的女子。

这就是她吗？

就是那个给他洗脚、抠他脚心的女人吗？

李子棠伸出一只手，想抚去女子脸上的水渍。

但他突然又把手收回去了。

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女人，而是一个仙子。

他不能褻慢了。

他一个人是搬不动这么大一块石条的。

但他必须把她搬出去，尽快地搬出去。

埕子里的水眼看就要溢出来了，回村子里喊人帮忙已来不及。

好则他有一身力气，双臂如椽。

他掂着石条的一头，掀起来，放倒；再掀起来，再放倒……就这样翻着筋斗，把这块青石条翻到了岸上。

这时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，上边的埕子憋开了，一下子就把桥下的水潭灌满了，桥面也被淹了数尺。

李子棠赶忙往远处跑，差点儿被浪子打倒。
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，李子棠家来了两个陌生人，一个穿长袍、戴毡帽，一个穿西服、留洋头。

他们说要看李子棠家墙根脚上的一副石头画。

两个人看后说，这是一块标准的汉画像石，上面刻的是嫦娥奔月。

问李子棠是从哪里弄来的，李子棠说是从月牙桥下。

两个陌生人就让李子棠领着到月牙桥去看。

他们在月牙桥的桥墩上又发现了三块刻有汉画的石头，一块叫仕女端灯图，一块叫女娲补天，一块叫人凤共舞。

第二天二人又来，并带来拓工，将嫦娥奔月制成拓片。

临走一再叮嘱李子棠：这是国宝，一定要保存好啊！

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，对汉画像石特别关注，在他的日记中，多次提到为他收集汉画像石拓片的两个人的名字，一个叫王正朔，一个叫杨廷宾。

1936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17日云，热，下午雨……得王正朔信，并南阳汉画像六十七枚。

夜复。

”鲁迅复信如下：正朔先生足下：顷奉到八月十四日惠函，谨悉一切。

其拓片一包，共六十七张，亦于同日收到无误。

桥基石刻，亦切望于水消后拓出，迟固无妨也。

知关锦念，特此奉闻，并颂时绥不尽。

周豫才顿首八月十八日。

李子棠不识字，不知道这些。

他也不知道当时那两个人是不是王正朔和杨廷宾。

他只给人说过其中一人姓黄，可能是“王”的讹音。

自从那块石条捞出后，李子棠再坐到桥上洗脚时，就没有人再摸他的脚了。

## &lt;&lt;古村妖物志&gt;&gt;

他因此就更加断定，那石头上刻的衣袂飘飘的仙女，就是给他洗脚的女人。

李子棠是十八年年杳的第二年盖的新房。

他把那块青石条镶在门口的墙基上，饭前饭后，他都要坐到门口的小靠椅上，嘴里噙着烟袋，心头无限温馨地望着墙基上的仙女。

他轻轻地吐着烟，烟雾飘渺里，他的思绪也飘渺了。

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他都要在她面前摆上供香。

但他从来不给她磕头，只是口里轻轻地说着：吃吧，吃吧……有些滋味，是人生品不尽的。

1946年秋天的一个中午，李子棠与儿子李干奎一起从大东峦上锄地回来。

那天也是锄的花生。

李子棠觉得特别疲乏，特别想让一个女人温存温存。

他没有在月牙桥上洗脚。

到家后，他打了一盆水，放在那块青石下面，搬来靠椅，坐下，将一双又脏又臭的大脚插到了水盆里

。他轻声说道：“哎，你再给我洗一次脚吧。”

”然后就噙着烟袋，靠在椅背上，眯了眼，一面吸，一面等待着。

果然，不一会儿，就有一双温软的手，握住了他的脚掌，先是揉搓，然后是深情地抚摸，之后又逗他玩，挠他的脚掌心。

李子棠痒痒得“吞儿吞儿”地笑了。

妻子在灶屋里叫道：“奎娃儿，你看你爹！”

老不正经，笑啥哩笑？

”李干奎正在烧锅，伸头瞅瞅，说：“妈，我爹睡着了，肯定在做啥美梦哩。”

”等做好饭喊他吃饭时，咋喊他也不醒。

李干奎伸手拍拍他，噙在口里的烟袋“啪啦”掉在了地上，趴脸上一看，原来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李子棠享年69岁。

临终时，脸上是又甜蜜、又满足的微笑。

1958年，水北地区汉画馆建成，“嫦娥奔月图”被从李子棠家的房基上拆下，存入汉画馆，成为镇馆之宝。

## &lt;&lt;古村妖物志&gt;&gt;

## 后记

《古村妖物志》后记拙作《古村妖物志》出版了。  
它其实有3个名字，第一次我叫它《怪屯记异》，第二次我叫它《百年灵异》。  
编辑朋友晋壁东灵机一动，又改成了《古村妖物志》。  
出版社比我聪明，这一改，就雅俗共赏了。  
编辑认为，书名就是个衣服外套，不管沿用哪个名字，都有其中的道理。  
我很感谢他们。  
看完《古村妖物志》，你一定会认为作者是一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。  
你错了，笔者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。  
他不信鬼神，不信一切虚无的东西。  
他承认有地外生命存在，却不相信UFO。  
因为既然外星人智慧到能驾UFO来到地球，那为什么又愚蠢到至今不与地球人交往沟通？  
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上帝，只有自然法则。  
那么，你为什么要写《古村妖物志》？  
你为什么要写这些神神鬼鬼的神秘事件？  
你不是在宣扬封建迷信吗？  
我写这些灵异事件，是因为我痴迷于这些事件里蕴藏的美感和意蕴。  
世界上，哪个人不知道几个神鬼故事呢？  
哪个人不曾津津乐道地讲过神鬼故事呢？  
人们乐于讲，乐于听，甚至乐于信。  
为什么？  
因为这些故事能带给人们刺激，带给人们享受。  
它是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，但它又是民间封建迷信的重要传播载体。  
我想借助这个载体，把里边的美感和意蕴剥露出来，升华为艺术。  
因为加入了灵异的质素，这种艺术的感染力是很特别的，我在写作时深深感觉到了，我相信读者在阅读时也一定会感觉到。  
那么，你写这些事件都是真的吗？  
我只能回答说不知道。  
这些事件都是几十年来听身边的人讲的，他们有的言之凿凿，是亲眼所见，亲身所历；也有人说是听别人讲的，一传十传百而已。  
有一点，这几十个灵异故事中，没有一件是笔者亲历的。  
但肯定也有些事件是真的。  
但决不是鬼神所为，只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而已。  
我认为这些事件就是灵异，是科学与迷信之间的空白地带。  
这可能是科学的另一级阶梯，我们看见了，但却无法攀登上去。  
我想把它记下来，留给后人，来考验和启发他们的智慧；有一天他们或许会踏上这道阶梯，使人类的文明又向前跨出一大步。  
这是我写《古村妖物志》的另一个初衷。

<<古村妖物志>>

编辑推荐

《古村妖物志》编辑推荐：古村“怪屯”是“妖物”的巢穴，作者用讲故事的叙事手法为人们展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：月牙桥、百年槐树大哥、疯人塚、哎哦庙、义犬祠、鹤妞，还有恩仇必报的灵性动物、阴兵、鬼市、仙人脚……给读者带来欲罢不能的奇异阅读体验。

<<古村妖物志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